

大海曰崑崙去中國甚遠漢窮河源猶非真崑崙也而此曰八千里何居意西蕃別有名國如小西天之類耶

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定字曰輕重篇猥瑣之極是市人所不屑為者謬妄甚矣

管子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相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相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孰穀者

大復曰。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

定字曰此小也

大復曰沛金木  
于丘壤東西南  
北于朝夕都不  
相應

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沛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

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

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鎌一鐮。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鉢。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鍼。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

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壖諸侯。畝鍾之國也。曠山諸侯。之國也。河壖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壖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歛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

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金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金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亾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

大復曰五穀生  
之于下金布筦  
之于上操其筦  
以通其生而輕  
重之故予為奪  
二為予是制其  
通以御其命

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亾。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

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

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秦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

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

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大復曰其一以  
族采地世祿不  
入于公稅也其  
二弃土不毛不  
入于公稅也其  
三近却村落自  
占土為耕不入

於公稅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  
為之出賂。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  
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  
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  
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第。蔣第。丁惠之功。世吾歲罔  
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  
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  
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

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  
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  
秩於諸侯。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  
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  
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  
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皆見  
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  
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  
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困窮之

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今日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賤。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垝堙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饑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

大復曰。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于野。人將獲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外。有垣。

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

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大復曰。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偽猶有可觀所

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勸說而演之改顏換面附根  
生枝至駟賈之所不屑童兒之所不可欺如是能為國乎  
况于伯議既陋鄙文亦瑣屑脩詞者取節猶可施之於行  
遠矣已附于書稍為訂次之甲尚未謬乙以下可廢

輕重丙第八十二下

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十六

石壁謀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  
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  
襲。因使玉人刻石而為壁。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  
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  
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  
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  
於周室者。不得以彤弓石壁。不以彤弓石壁者。

天復曰有竅言  
亦有竅事耶桓  
公九合盛伯所  
少止一朝耳非  
春秋為案石壁  
管茅勉于王哉  
伯烏以禽之雖  
然此猶借朝以  
行寶者也輕重  
家之託術因而  
託言不自知免

藏之露也。東周不王不貢至求車求賄求金而設一令能使諸侯執子璧又能禁入焉則何藉於桓之一匡耶其後禪也又其微也石為壁束百金又近塵飯桂薪

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菁茅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

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秋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

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新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

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泔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

大復曰賈主市也君令朝賈全市君操一物出

以日中純萬錢何市而信之一枝一鼓以決子息而焚青券富將立貧不徒則亂耳

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鑿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鑿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

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

大復曰純錙甚微耳而中十金故纂莖室之則市難得故以馬作見錢而易之是失莖而反作馬也

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莖之於萊。純錙。縞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莖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莖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難賤。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鉅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鉅

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饑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

大復曰。四守皆民之必急。市賈之必通者也。非

必一國之有工  
守其謝下又何  
以禁其通禁之  
旅必絕市必擾  
民將貧國將亂

又曰即墨之天  
師破燕非以神  
威教以神安國  
誠之民而壯之  
也此龍聞而朝  
八諸侯何居誰  
欺乎謂人可愚

自愚也况乎以  
愚

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  
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  
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  
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  
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飾。左右玄服。天  
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  
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  
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  
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  
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  
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  
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  
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  
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  
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  
之道也。

大復曰不以修德肆救弭天之灾而乘天嗇為利乎民亦有能  
矯証慢天嗇人曰唯財之以財不可以一人守也

定字曰耕一作

相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相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絃。鶩鶩含餘糝。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相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

大復曰此猶繆而近于正點一人而國徧施

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饑民。此之謂繆數。

相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墜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使使者。相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



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

大復曰。人君將  
禁游俠。以婦本  
業。漢法。刑三人  
飲。而縱扶。彈懷  
丸。男女。襍水上  
字。抑賣之。買。即  
賈。貨。賈。何。遽。賈。

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蠶。蚩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讐。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蟲。蚩。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

又曰上開游此  
葉游不計自予  
眉乎游乎游俠  
之民何渠必樹  
下睇目而望山  
童子塵塗之戲  
耳

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  
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桓公召管子而問  
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  
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  
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  
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  
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縷不治。內  
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  
公曰善。

桓公曰。難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  
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  
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  
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困京以藏  
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  
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  
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  
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  
實俱在也。民何爲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

夫復曰君禮于  
有功困京何功  
于國而辟聘以  
名則爭效焉

定字曰泮一本  
作池

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  
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  
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  
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  
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  
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  
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管子  
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  
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

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  
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  
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  
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  
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  
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  
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  
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  
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

大復曰：三原從  
穀幣之准軌而  
通之布穀土畜  
即廢居之說從  
有餘不足調輕  
重而御之  
定字曰云穀當  
作去

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

定字曰一本二  
子作世

定字曰刑作形  
是

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相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壑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鑛鑿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胷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

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  
十。蟲。鞮。十七。漘。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  
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  
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  
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恣。合。陰。陽。而。天。下。化  
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拜  
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  
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  
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

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螫也。齒之有唇  
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  
俗爲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  
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  
綈矣。桓公曰諾。卽爲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  
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  
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  
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

大指曰千即千  
什之穀兩畔爭  
食之比于隣

又曰應聲之正  
應君之令而征  
也

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綫縵而踵相隨。車轂齧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饑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卽令其民去綈。脩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糶十百。齊糶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相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

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相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澗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埆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

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

七。二十八日。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幣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

定字曰此策最  
謬悠不可欺三  
尺童子輕重篇  
中說多類此其  
為贗書無疑



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脩。

定字曰一本涂  
上有內字

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脩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

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  
諾。卽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  
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以  
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  
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  
之幣。寡人將以求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  
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  
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  
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卽將其士卒願以下齊。

齊未亾一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  
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  
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  
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  
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  
脩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  
買械器。燕代脩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  
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

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脩械器之巧。齊卽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脩械器。十七月。脩糴五月。卽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統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鑿。墜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鉛鉛。又搯權渠。緹絲。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

大復曰推曆時  
生于心合天於  
人聖人因心而  
理時人相乎天  
規圖為天矩方  
為地天生地故  
地在游儀之中  
衡南北以司日  
出入定二至四  
時此曆時之由  
生也度地有步  
侯天有畧地與  
天相距南極北  
極相距之里數  
皆從矩生皆包  
渾儀之中

定字曰銘之  
切鑄也鉛錘理  
切撞音  
又曰鯤音魂絲  
也

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

大漢曰主使如  
後汶為官奴與  
城旦春之作

又曰大木大山  
大衍夏曰蕃秀  
禁傷其長養

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

又曰庶人祭其  
先有田祭無田  
薦田以賞有功  
也  
又曰汝飲之也  
以功得與于祖  
燕為法即飲酬  
之舉也

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社。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

又曰王為句詔  
曰馬牛羊有在  
野收之弗禁此  
王令律所謂入  
官也

而纁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墳篋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又曰自冬至起  
數故不言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出北九十二里而  
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  
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蒞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  
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  
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  
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  
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  
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歿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  
也。張耒當弩。鉞耨當劍戟。穫渠當脅鞞。蓑笠當採

大復曰古人寓  
兵于農之法

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大復曰月令而外此。中具四時五行最詳。亦頗複出。想禱  
撰褚游士之手。各志所聞。亦多有義。皆小正支疏也。然而  
古之教授時以重民紀可見焉。

輕重庚第八十六 二下



